

田

亭

草

學諭林九山先生墓誌銘

余嘗考兩漢盛時崇尚經術立博士弟子
五經百石卒史士通一經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
其高者可以爲郎諸博士委蛇未央之殿與天子面
質經疑公卿大夫缺以次而登用之彼其時雖設科
射策然仕進之途各有所分而未有所偏重經術之
士咸獲以所長自見後世重科舉之制上之用人與
下之求用非繇茲無以爲的郡邑學官即古博士之
任類使經生學究年窮皓首者爲之資格所拘始終
不離黌序雖有經明行修如兩漢所稱名儒祗晻然

堙沒於世矣此志士所爲嘆惋也安溪林九山先生
習胡氏春秋旁及左氏公穀能涉獵而掇其精其爲
文又足以發之督學使者至即置先生高等獲廩于
庠矣數奇偃蹇屢躋場屋竟以貢爲廣東韶州府學
訓導久之擢教諭于浙江之僊居所至端嚴矩矱畫
設科條與諸生講學不倦於脩脯常儀一無所較中
有貧不能葬飢不能給者且捐已俸資之諸生既仰
以爲師尤愛之如父其感奮濯磨視尋常殆什伯也
顧先生性素剛介不能隨俗有所浮沉當在韶州時
同官者忌之目其爲矯先生亦以矯亭自號毅然不

爲之少阻賴當道知其賢特加器重忌者無從中也
比在僊居有縣令諷諸生頌已以干上官譽先生怫
然曰此人士頹習詎可縱哉嚴勅諸生無得赴之者
坐是取憾竟中讒失官還里嗟乎博士之職亦重矣
石渠諸儒雖宰相不得議其用舍乃陳留之教行于
其鄉縣宰猶率吏屬而將事焉先生乃爲縣宰所讒
而竟以去官也今之視教職輕重何如哉先生諱際
陽世爲安溪赤嶺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貢入太學未
仕卒先生葬以萬曆八年九月初二日墓在鳳山之
原銘曰林氏之先詩書世澤雖不鉅發猶有宏積先

日行年表卷之三
生承之殿光奕奕不朽者名崇卑莫擇俯視流輩何
常尋尺彼譖人者指玉爲石吁嗟先生其皦如壁史
氏銘之以旌幽宅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達泉江公墓誌

銘

達泉江公卒且葬矣公子中栻等謁黃生請銘玄堂
之石蓋公自解紱歸與余結吟社朝夕相過從甚雅
遂締姻焉余誼不得辭銘顧余交於公也晚其於公
宦蹟行履聞與見參耳惡必無掛漏也乃按省元李
君所爲狀次之曰公諱萬仞字若度舉嘉靖丙午鄉
試癸丑成進士筮仕貴溪令擢留都計部卽出僉江
右臬憲忌者中公坐留曹時事謫判兩淮驍司稍遷
德慶州守廉州郡丞再入爲留曹大夫以憂去忌者

復中公坐廉州時事當左調復除丞郎陽積資勞遷
守潯州比政成遷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而公已倦游
矣初聞命遂丐休旋里公才具敏給而淵慮詳畫
不以所長自炫初令貴溪也用寬大傳嚴覈爲理民
懷吏戢即去後猶爾見思其以曹卽董權北新酌課
通商舟人便之顧竟中萋菲謫公曰命也人乎何尤
吾安能截鶴脰續鳧頸以與造物迕以故無弔屈賦
鵬之愁無跂踵待遷之態而所至咸著聲蹟司鹺于
秦州諸場峻却羨餘屏汰冗役且倣閩中法教鹽丁
時曬晾以代牢盆屹屹朝昏人不知其爲遷客也德

慶垞徭錯居宿重兵爲衛兵脆而垞憊久矣公至則
節公需省繇賦稽班舍定稅額日咻噢其黔庶而社
席之已乃議并營兵以肅干楸儲糧饌以備四山徭
寇厥後大軍征勦率因公策焉先是州置招主主販
魚鹽通諸徭貿易徭往往闌出禁物導之濫迺爲姦利
民積苦之或請去招主用營兵公曰徭窘魚鹽恐生
變營兵何必可長恃也惟土着民便令招主無專屬
番休參遣自是奸竇杜矣已復增樓船水上軍巨州
南北岸踐更伺警掣仙洞大石山栢之旅高新安白
馬雙龍之壘固石子何木大泥之掎角分瀧水兵千

人四禦雉堞六布村谷州治屹如金湯公居德慶三載當道竒公方畧即隣境亦稔聞公名比至廉則大府倚公如左右手矣廉故有狼兵備扼交南咽喉素稱信難遽馴擾公特嚴保甲練鄉兵家自爲守狼兵不如命者置之法衆不敢譁負海產鹽鹽十五場牙錯高雷瓊崖間動多掣肘公司攝始建議裁并鹽政爲清明珠翡翠不入私囊閭閻卒伍頌之公雖以去後被謗調猶得鄖陽鄖陽控引荆襄西連隴蜀實全楚重鎮也蓋銓司嗣事者灼公誣枉故而公職詰戒索諸所紆石畫揆兵饒一如襄德廉州時先後中

丞開府者咸雅重公居五載乃得濟州潯僻壤也公
不鄙夷其民間風俗詳興革禁婚嫁不及年者禁游
閒惰窳棄本業者禁臺役留貨市肆而縮其直者時
進弟子員授粲講藝人文為之改觀兩造聽讞爰書
成手中吏無獲舞文高下大宣峽山諸徭稍治以漢
法散其部落夷酋翻樂其生盜去入它界凡公所治
潯皆因其俗寢與更始龔渤海所謂安之而已人謂
公之才蓋未究云公性本挺直於事無模稜於上官
無苛禮以故一斤不復振迴翔楚粵遞仆遞興卒弗
獲一善地其在分宜鄖陽皆故權相鄉或駐節或隣

境藉令蔓附籐攀可徼通顯然公弗屑也吉安劉御史以彈糾楚相戍粵西粵西吏人人避匿公一見懼若平生存遺無虛日又鳩郡子弟師事之劉御史歿又厚經紀其喪建祠勒砥有以隱禍怵之者弗為撓蓋公之義槩如此狀謂公位不配望始終偃蹇公實終其身靡悔云公自宦游時念封翁春秋高無可信愛日養者祿入餘贏悉致以供游宴伯父草蘭公嘗捐貲佐公學公奉之隆腆起增塋與封翁同窆幾於罔極同報矣折箸諸弟無分胞乳各豐田宅畀之施及諸父諸從周旋有差增祖先祀田庀塋廬皆獨力

有焉無所顧望江子姓兄弟取給於公之宦邸如其家取給於公之家如其橐終公身士有以讀商有以貨先饑受餐先寒受衣者一惟公是藉公猶子戶部君嘗語人曰吾微伯父無以微今日遇人無少長貴賤胥折節下之里居十四載率宗人以禮宗人咸軌于公肅肅訥訥稱為德門不第以宗豪于邑矣公墓在南安縣三十三都納口山之原公所自營也葬以萬曆壬寅正月之九日銘曰塵世波頽嘗嘗喧濁成毀相傾淑慝斯紊和璞為石干將為鈍德人安之曰自吾分終身讓路不枉尺寸所至有樹竟焉無悶矧

伊孝友行為彞訓月旦颺徽蓋棺定論勒詞幽扃永
章令聞

廣東四會縣知縣杜林周公墓誌銘

杜林周公諱茂中字伯冕舉嘉靖癸卯鄉試官終四會令享壽七十有九公子叅知君以衷將奉公柩葬于邑三十一都錦安山之塋即公所自卜壤也公晚歲嗜養生家言讀黃庭經參同契悟真感應諸編咸有註釋既治塋錦安山旁構丙舍客至則觴咏竟日或角巾藜杖徜徉塋畝間偶值藍縷老人輒覲面而譚遐想冲舉謂神僊可旦暮遇盖絕葷辟穀者殆五載臨終更衣易簣鞠手盤足神色了了不變儻所謂僊去非耶憶不佞童丱時與叅知君同業因聆公餘

欬每望見公狀貌魁梧寡言笑殊肅然憚也今叅知
君以公墓銘見屬其何敢辭按狀周之先自吳航入
閩居長樂數傳而廣源公避亂入泉卜臨漳門居焉
廣源生佛福佛福生淦淦生聰爲湖庠司訓舉公于
官邸公母趙孺人僉憲瑤女也司訓公病風痺躄官
歸長貧以歿公年甫總角與母趙孺人兄贈郎中公
紉紉相依饔飧至不能具獨握卷焚膏弗輟稍長學
就聲名籍甚儔侶中諸雋士多執經問業者顧屢困
數奇癸卯鄉薦實以儒士遺才舉云自是凡八上公
車弗第當己未歲公從子銓部寘方與選或私謂公

久厄矣宜可乘此時徼一善地爲脂潤計公笑曰大丈夫貴自豎耳奈何借從子私自營也越乙丑而兄贈公之子良賓舉進士公喜謂吾志有託矣乃謁銓得四會令四會巖邑盜藪民負固多逋賦而囂訟公至則定要束先德化歲會繇賦所入均爲程若干省其火耗輸如程者有獎而差次扶其逋負者兩造至前直枉輒片言而決輕則遣去重則以所罪坐之無或株累人人頌公明德而隣邑廣寧其民新就撫者也有牙角爭恒越境求直即麾之必質成迺已每過市市人或爲歛肆輒浚浚語人曰周大夫故吾父母

吾安敢犯爾一芻蓋公之德感類如此公蒞士民雖
煦煦慈和乃其持身持法峻甚丞有甫人者倚同里
嘗試公公正色諭之曰齒以焚身復可鼓餘燼燎人
乎僚尉並畏公如大府貲生某子甲席伯父官燄橫
里中舊令尹置不問公廉得其腹心瓜牙立捕置之
法諸巨豪為之伏匿先後上官皆才且賢公屢條于
直指使得旌異焉居而會蒞鄰者新頗獵賄于屬邑
以葺署宇為媒責其供數倍公慨然曰吾不能以賄
事人迄無所應守志甚日陰釐公而豪貲生遂望風
訐詆守因力左右之公又慨然投袂曰杜陵男子何

必蕭育不黃緣求解也竟枉坐失其官歸公性資沉
毅氣嶽嶽不爲人下而獨篤至性甘恬淡於世路塵
情絕無所營較方久困孝廉時食貧猶故與二仲共
居屢至營二尊人塚及諸猶子婚娶獨盡瘁肩之比
折著所有曉田若干畝分致之二仲不言貧也歸自
西會而勝橐枵然不色慍也叅知君長諫垣擁金緋
擅一時貴顯矣公彌自韜斂于旄及門者謝弗見即
見弟相寒燠已耳處問黨恂恂不貌溢也既而叅知
君以顛早廢長跪膝下謝不敏公第慰勞之曰兒天
性足自樂矣齊雲西湖雁蕩武夷諸名勝何不便道

周游吾雖老夢寐未嘗不之也魏伯陽所云循游寥廓形化而僊公之得道或以此經伸服食云乎哉公配陳孺人處士陳紹女浙江台州府貳守節姊也以叅知君宦中書時遇覃恩得今封子男四長即叅知君良寅公英以萬曆壬寅九月廿七日銘曰令而隱耶爲陶潛令而僊耶爲王喬雙鳧乘雲竟渺茫門垂五柳山之椒身骯髒矣心無營可軒冕兮可漁樵不售于官式于鄉有子象賢足逍遙寂居化臺今埋玉錦安之岡蔚嶢嶢

封翰林院編修小石莊公墓誌銘

小石莊公故茂才異等廩于庠余爲諸生時從儔侶
中望之昂身山立方瞳重頤魁然偉丈夫也又生長
甲族稱貴介公子比邇而挹之則韋布冲醇無紈綺
矜揚態余與公並以角藝爲郡守熊公所知余幸超
乘出竊祿兩都熊公起家爲御史大夫典留臺事猶
喜謂余曰莊生某今亦有子在詞林矣其心賞公如
此公旣以伯子太史貴仲子主政復舉進士聯英競
爽士紳稱榮乃主政不幸捐館舍公痛之神爲內傷
已而公季弟又繼之公友愛素篤痛刺心病乃在膏

盲弗自覺矣先是太史用仲氏喪請急歸侍里居者
踰閱載公屢趣之北上太史難端發顧重違公意屢
卜屢改無何公遂歿易箒無它語惟手書數行痛念
季弟後事耳太史以遲留故得侍含歛殆若有天相
焉公諱望槐字彥木世晉江青陽人高祖啓曾祖軫
祖旺封吏部主事父藩叅公一俊母王宜人有丈夫
子四公其伯也藩叅公由銓部出知浙藩用翫辭罷
官歸以詩酒自娛適斥丙舍有亭榭園池之勝左延
賓曰開徑右居諸子曰過庭伊吾聲與浮白擊鉢聲
各自爲得顧未愜公逃虛意也廼別營一室頌讀其

中已又讀書于紫帽山之古玄室長坐一禪榻榻爲
穿宵旦忘枕擲勸則緩步山椒蹇藤蘿沿澗谷水窮
雲起遠近會心時託之詩歌寄興公於詩好杜少陵
於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下筆數千言博綜
閎衍尤精篤經術勃率理奧心繹手記足續諸先哲
眇論其得之玄寂獨多云公才既高氣嶽嶽不肯人
下試輒冠而久躡場屋凡兩入彀又弗果錄公笑曰
耕也或餒適然耳吾其爲老農乎其以二子獲乎時
公二子已卓然負時名矣公課二子業猶不弛自課
然泉中方苦寇亂藩叅公居第丙舍俱燬諸田園所

恃給饘粥者鞠爲蒿萊弗治公嘗產大匱勅舍中兒
展轉爲治生計又輒與時左公又笑曰造物重困我
俾改圖哉吾本業竟屬二子耳爰挈其二子卒業蕭
寺寺屋圯漏長苦雨公志益堅諄諄訓勅二子曰學
荒于嬉退于銳若毋太苦第毋見異物而遷二子率
教浚浚如也惟謹學業日益邁矣公性剛方坦洞不
旁狎不密窺不傲人所不知不乘人所不備間露卜
急善譙讓然卒無它腸惟二子有所厚善客必下氣
延接意繾綣甚殷庶幾樂從兒游以相劇切也居家
天性篤摯潘叅公卒公強羊執喪哀毀甚髮爲鬢鬢

白矣執母王宜人喪亦如之與諸弟分箸不自主割而聽諸弟割雅有推產讓僕風即所分重一婢斥以侍妾妹不爲恠封主事公遺著未割者與群從共割之仍推以拓祀田昆弟宗黨靡弗頌義焉公嘗謂史遷有言君子富好行其德夫待富行其德也乃稱君子哉故其慈施忼慨雖困窶中不衰有族黨州而自鬻者二人又有鬻其女自給者公贖以歸煦哺之俾撫有家室永寧趙光輝公髫鬣師也貧歿無子公躬營窀穸事并葬其家七喪爲銘文納諸壙今京兆張君問仁諸生時喪父無以爲殮公且唁且謀助會亦

大窘迺出室人綺衣一襲俾轉賣爲殯殮資嘉靖辛
壬之交齟齬錯于道法輪寺僧某爲大窘哀而藏之
公嘉其慈悲捐緡錢佐荷鋪包氏子父故諸生父歿
凍芋瑣尾走父客無應者公遇諸塗嘆曰劉孝標絕
交論有以哉推糲藿食諸舍館中召其弟與偕習傭
書業業成足餬口迺聽歸凡此皆公窘匱時事詎惟
恒情所難哉公既以子貴常與諸老人結社爲高會
行部監司郡國守相歲時枉于旄公或謝病或一再
見絕不爲干請其訓誡二子惟惓惓以貞已守道報
國恩無私及也嘗一抵京邸會常熟趙翰檢抗疏迂

柄臣杖北闕下太史趙所舉士也偕二三同門偃行
左右之將薄佐歸計咄咄無所出公喜曰不腆行李
之遺其以佐若若其以佐趙先生已南旋遂迂途代
問趙君居起趙君間詒公書僕自得罪之編氓親故
多烏獸竄匿而獨公父子不自引避以是知公超也
少司寇芳州洪公爲虎冠吏所阱斃獄中屍滯三日
不得出太史竣使北上適與值頌言出之且周旋祿
贈或怵太史是相君所甘心也而柰何強預人事公
獨寄聲慰曰兒即以此得罪無恨老父亦無恨聞者
壯之公季女許杜繼藩藩父歿母嫁苦貧甚或諷公

勿予女公卒居之贅舍且誡女曰無以貧故事人不
謹其愛子女以德類如是公墓在晉江二都仙景山
之原公手治也前葬丘褚二孺人矣太史君卜以公
卒之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焉謁余請銘銘曰纍纍
秋實孰溉其根恢恢堂構孰闢其門身也龍蟠子兮
鳳翥提之酌之奚輕奚軒猶有餘澤永庇後昆勒銘
章德奕哉九原

明威將軍湖廣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震
宇林公墓誌銘

都閩林公之卒蓋卒于師也粵西撫臣追上公功于
朝曰臣頃者襲行天罰剿平叛徭徼上寵靈諸將士
競奮故守備林武苴堵截平南厥績茂焉而竟以勦
瘁隕按令甲宜優加卹錄獎勞臣天子下其疏議叙
而公子民部君欲棟將庀公窀穸則請於黃生曰以
先子之未膺明典也願丐長者一言責諸幽黃生不
敢辭公字養萬初名雲標少壯習明經業嘗夜夢神
人召公爲更今名授之勅署曰將軍與素業左也心

駭異之既寤戰藝遂棄去習騎射韜畧戊子辛卯連
舉于鄉壬辰第會舉迄克累今官如夢中言蓋林氏
以明經掇科第者斌斌衆矣而公獨用武科起今讀
公所遺壯猷集翩翩才藻也昔陳子山少好讀書博
達善屬文竟起家西域副校尉宣威絕徼馬文淵受
齊詩師穎川蒲昌不能坐守章句已廻轉游隴漢策
汗馬之勲自古豪傑其鄉用非一途類如此故事士
舉于司馬者受官歸待次公歸屬閩海告警撫臣薦
公材第一遂奉檄守浯嶼浯嶼控漳潮咽喉鯨鯢所
出沒道也公條上三議嚴召募以精水兵畫分界以

均責守禁夜發以防暴客當道頗采行之海波用是
稍戢公又廉而愛士月饟悉按籍予之母有所縮諸
戰士人人戴公比遷古田守備猶群詣當道丐留公
海上云粵士餼薄不能當閩浙之半主藏吏復巧朘
削之公至則白諸邑令某即駑下不敢藉卒伍自肥
第請軫恤諸介胄毋令猾胥攫之食自是卒稍稍甦
樂爲公用命而古田徭夷與編戶繡錯居住往往以小
嫌相煽搆公單車羸糧行聚落與諸徭約殺人者死
禦人者坐卒有借官司相恐喝者必罪無赦徭咸鳥
獸馴自恨得公晚矣居一載會府江徭獍倡亂當道

者謂公閒將畧足倚也復檄公備五山時新附黠酋
皆陽順陰逞諸將吏苟冀旦夕事姑息酋廼益驕公
亟召酋至諭以朝廷威稜上官德意咸委心搏頰願
效死戲下五山士藉單弱公請于幕府增戍兵明訓
練精間牒遂屹然爲一方屏蔽大王下詔諸寇叫聚
肆掠公設伏掩捕數月間悉平之盜剽武緣上林庫
主名已得矣而嶠負難卒櫻衆相仗莫敢先發公一
日促騎之太村擒其酋毛用詰之曰若非盜邑帑者
耶有大酋在若第爲吾致之吾能生若用惴栗乞自
效竟如公策誘巨酋毛蒙獲焉蒙至則互相隱護與

詰也公佯爲厚蒙者而故窘用猜憤迺大呼曰劫
武緣者蒙也何獨爲我罪公立訊之情狀畢吐遂并
擒其黨三十餘人則人人服公神算矣於是督撫大
臣及直指使交疏薦公適公聞母計慟幾絕請歸終
制諸臺使咸以例格公而屬有大征之役檄公赴南
平之廖杜鎮以捍賊衝公如卹墨衰不敢辭難也廖
杜僻據窮原公芟荆棘而營之風殄莽宿與士伍偕
躬歷諸隘阨度地布戍爲掎角計檄指揮許世勲扼
花相而西檄千戶楊涇戍長嶺而北檄千戶許胤距
杜良五嶺而東公自統奇兵應援遠斥候嚴刁斗而

時時掩其軼越者寇相戒不敢睨平南矣萬承州發
狼卒戍古批卒悍甚散掠諸村公逮爲首者置之法
餘衆譁而前公按轡諭以禍福咸投杖下拜去而花
相故稱險絕諸徭多反覆伺罅嘯集公聞亟單車往
撫之晝夜馳五百里諸徭望見旗幟僉踴躍曰我公
來也公積以焦勞冒嵐瘴病作弗藥矣而湖廣行間
之命距公歿垂閱月云公雖用武事起家而存友慈
仁藹然儒者氣象侍卒以母病告歸公淚潛潛下謂
吾實有母迺弗卒若耶亟丐歸養弗能得至廢寢食
兩幾殆有舵工法當抵罪鬻女自贖公捐金代之贖

而追還其女此豈與頌法孫吳者論軒輊哉公配周
恭人婉孌有婦德歸公時適當兵燹喪亂之後拮据
內政百艱嘗之事舅姑孝謹姑疾侍床褥不解髮湯
藥必親姑氏嘖嘖風諸婦至祝天願季婦有婦如季
婦也其課計部君學恒率以夜織蓋凜然身範矣子
男三長即計部君欲棟次欲楠次欲機計部君兄弟
卜以萬曆庚子十一月十六日奉公及恭人葬于邑
五都鶯兔山之原負壬揖丙銘曰久困鹽車晚騁駟
駮知公淺者謂爲拔筆立功之班起知公深者謂爲
說禮樂敦詩書之郤穀佳城鬱蒼並埋雙鼓惟夙懷

其未竟埃方來之燁煜

中憲大夫雲南姚安府知府特峯趙先生暨配
贈恭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今海內學士知吾邑有特峯趙先生先生著春秋錄
疑行于世與蔡文莊先生四書易經蒙引並為後學
指南讀其書者謂為隔世人細詢之則固巋然在也
是歲萬曆甲辰五月三日先生以壽終時叔子令尹
日崇自入覲歸省襄徊不忍去馳詞乞休因獲侍公
水訣仲子貳尹日榮星奔抵里猶及擗踊而奉几筵
人以驗先生家範云先生嘗營樂丘于邑茂趣山之
原葬其先配王恭人今日榮等將以先生卒之歲十

二月五日奉柩合窆焉而謂銘於黃生鳳翔且曰母
恭人永歸時墓中之石未備願并誌之翔於先生之
教所謂私淑艾者敢弗供筆研役顧先生宿學者德
宜得如椽鉅筆相爲不朽何至以朽詞溷先生謝不
敏甚力乃先生之子若孫又力請之也翔乃不敢辭
公諱恒字志貞世泉之晉江人五世祖寧高祖永俱
隱德弗耀曾祖贈戶部主事森祖戶部郎中瑞父贈
南京戶部主事信郎中公居官廉比歿而家中落頗
爲隣豪所齟齬先生幼警穎負奇氣大母林每課先
生讀輒爲叙先世起家艱難及隣豪見侵狀先生輒

慰之曰孫恒在大母何憂贈公聞其言竒之遣受經于鄉魁留先生子陳留先生異先生材第虞其氣不可下忽尋端跪先生于庭授之千餘言成誦命之起又授千餘言又即成誦留先生咲曰是圮下之屈也孺子加於人一等矣十三充郡庠弟子員弱冠試高等受籙矣先生不規規肆舉子業日博綜群籍工古文詞獨謂胡氏春秋闡素王心法功令標以錄士而未學穿求崖穴繁掇枝條如捕風射影經學堙矣遂奮然以推明經術爲己任屏謝世務捷戶逃寂務在揭康侯之精探宣聖之奧群籍中有可互證者擴撫

必盡每彥會論難逢涌先生徐出片語折衷之雖當
世者學碩儒不能窺其際也嘉靖甲午薦于鄉第五
尋奉贈公諱讀書武夷山中建州士多就先生問業
故兵部主事黃君嘉賓其最著者戊戌成進士先生
夙患耳疾然据事答吻響答弗爽每廣坐論辨對榻
深譚第爲舉指書空未及竟而已洞然解矣即試割
新劔宜無滯竅者先生不輕試也乞就教職得教授
袁州故事督學使者校諸生兼校諸博士而起甲第
就教者弗與焉先生曰一第浮榮耳奚庸自標異乎
則前自請試督學固已心賞先生比睹先生文皆左

國秦漢人語也大駭服遂延先生於白鹿洞集諸郡
僑久而師之先生措範儼然自臯比退食戶外之屨
常滿諸執經問難日不遑給則出所著錄疑示之人
人快睹殆曠若解矇矣乃袁州諸生則竊相語曰柰
何奪吾良師以畀它郡士躡屩而就者趾相踵于途
於是趙博士之名燁然于諸旁郡居三載遷國子監
丞先生念大母暨贈公襄事未畢特過家營之蓋跋
履拮据者幾閱歲所親或趣先生曰簡書有期寧無
仲氏可託乎先生不答時部例甚峻先生違限當左
遷而柄銓者重惜先生因改而南南中諸縉紳咸以

得先生為交遊重先生至則辟雍士請所著錄疑梓
之南都一時為之紙貴焉其以講業詣前者先生疊
疊應之弗為勸助教某者負雋譽常以齒先諸博士
不少遜亦南雍故事也博士某不能平盛氣折之先
生嘆曰不意江公王式之詢復見今日貽書博士為
陳齒讓和衷誼甚悉博士得書大慙悔論者謂先生
牖人以經術薰人以泰和真足貽重儒林已居二載
遷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旋遷副郎南虞部未任即
遷南戶部雲南司郎中是時承平久四方漕餉率重
此而輕南歲押運一二縣簿領之所積負以百萬計

先生謂留都根本地而膾庾虛竭何以應猝則請之
司農公疏部運之規令諸省分漕以郡佐總漕以藩
司各詣部庭稽覈如輦下例疏上得請今令甲載在
會典即先生所論列云咸寧有窋運寄圍改而輸折
色先生力卻之曰如成憲何將楚中窋運盡如咸寧
耶請本折互濟視羸蝕爲調劑自是積逋悉償數十
萬儲穡溢於內府司農公顧而喜曰趙正卽經濟才
也凡奏牘必經先生手乃定嘗手撰一疏以示先生
先生對曰當煩再慮如是者數四司農公不覺色動
然故心折先生竟細詢利害如先生言竄改之其實

直不阿如此有籍雲南冒京戍者圖詐索於其閭左
之同姓乞借後湖軍冊核之大司馬誤聽之移部矣
先生白諸司農公曰尺籍伍符相傳日久奚待校始
知耶此奸徒欲挾部文恣啗唱耳夫蔽在眉睫而害
貽天外安得猗違以聽駁回之屢移文不問大司馬
憤甚詬先生於六卿之前司農公咲曰趙正即必自
有見姑緩之先生聞而恬如也已果有訐其奸狀於
兵部者司馬為之愧屈焉先生居卽署聲籍甚第以
鯁介無與援遷浙江鹽運司同知未幾而姚安之命
下矣時先生母李太安人方就養宦邸而滇去閩絕

遠不得御版輿以行

先生請命太安人願棄官奉晨夕養太安人弗許也先生

勉強束裝往而留王恭人侍膝下然宦情薄矣滇故

雜夷而治俗徂于淫僻先生為下教定婚娶之禮土

酋歛然鄉風先生才素敏民以訟至者常立斷縱遣

之胥史欲借事嘗先生一日呈舊牘滿前先生一覽

數行下不急者揮之即有所訊讞第出兩三語立折

其情人人錯愕謂先生乃不以耳聽也郡介大理楚

雄雲南之交而大理產奇石楚雄雲南多產銅諸採

辦鑄造賫運旁午積為卒伍閭閻困先生白狀于中

丞臺請封閉巖石嚴官署鑄銅之禁中丞偉其議行

之雲貴兩地軍民並獲息肩歲嘗苦旱蝗先生出舍
素食步行請禱未旋署而澍雨驅蝗去卒以大穰間
井謳頌恨得先生晚然而先生歸思動矣投牒丐終
養者甚懇再三請乃獲命士民攀轅載道度不能留
乃共繪像建祠尸祝焉既又祠先生名宦先生蒞姚
安九閱月歸囊惟圖書衣衾已耳太安人見先生爲
之嘻然色喜且勞且慰曰吾爲廉吏母即三公養詎
與易哉太安人性卞急諸女侍鮮當意者惟先生在
側則懽竟日仲氏恹最爲太安人鍾愛先生友之甚
篤稱先世遺產盡畀之不以己貧故恡也太安人歿

先生年逾艾矣其哀號毀瘠一如喪贈公時人謂先生蓋終身慕者里居廡門寡接邦君式閭義故存訪悉引疾避之惟覃思著述至於穴硯塚筆有慕先生文而贖幣以請者弗能盡應也交游中以道義相期許者莫如同安洪司寇司寇爲權奸所竄逮繫會城獄瀕發訣先生曰茲行也吾必死之稽紹不孤無煩多囑先生呼其仲子曰榮命之曰君受洪先生國士知勉旃以報母令魏邵郭亮千載笑人日榮方馳謀索饋則虎冠吏已毒斃司寇諸親故母得近者日榮撞突而前殮其尸以歸人咸稱日榮義士實稟先生

訓也。蒞家儼勅甚。雖燕閒必整冠危坐。對子孫終日無惰容。或有軼越譴訶立至。一發如迅風烈火。伺顏進見者凜凜如矣。諸子孫纓紱蟬聯。顧宦游多困躓。又皆不屑營自潤。先生每譚及津津喜曰。吾道固是晚歲築精廬于茂趣山中。蔣花竹畜池魚足跡。不窺城市興至則跨驢戴笠。或與田叟牧豎摩肩而嬉。直以野人爭席爲快。當九袞時曾一應賓筵。形神健王不掖不杖。俯仰拜起弗爽。尺寸殆翩翩乎欲僊矣。乃堇越四歲而卒。吾郡士民咸以天不憖遺一老爲悵。云先生所著有莊子涉筆史記涉筆與錄疑並行。

于世其忠愛堂稿經濟錄抄及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未傳先生配王恭人父翊正德庚午鄉進士母黃為
僉事黃公澄妹也恭人生而嫗慧蚤喪父母黃竒愛
之常曰是女也矢不婚凡子偃蹇媒議者積有歲月
比感異夢而許婚先生當恭人于歸也先生方發憤
下帷不問家恭人養必視寢饋祭必躬金錡又斥其
衿悅簪珥嫁先生女弟先生之孝友恭人實襄之先
生席世閥復早通官籍恭人食甘糲藿衣絕綺紈能
令諸婦罷飾織臬競勸先生之清白恭人又實襄之
先生單車入滇南慈闈甘旨諸子課業一不煩內顧

勤如虛舟歸靡室謫先生之恬退恭人又實襄之疾
單誠其諸子曰勤有功儉養廉此二字吾佐而父三
十八年居官理家用之不盡小子識之嗟乎真先生
配哉蓋天作之合以昌德門矣先生以伯子日新國
子博士貤封進階中憲恭人以叔子日崇滿南康令
之考有今贈先生壽九十有四亦幾百歲人矣同時
故老久已凋謝無能悉先生生平者先生諸子所述
行畧與銓部林君所為狀皆核諸見聞參諸集稿書
疏無杜撰緣飾語所謂識其大已翔稍稍隳括誌之
而系以銘曰關西絳帳高自標幟月旦官評不勝贊

讓穎川際時樹績揚芬受經夏侯憤憤靡聞鍾氏春
秋登朝見獎優游閒署竟終卽將景伯耆宿撫仕喬
年一傳而後箕裘弗延天縱先生毓靈具美操履經
術士紳仰止躬享壽考世衍昌融維德介福實鉅且
崇所遺悵者位未滿德顧茲表豎已輝簡策高原翠
巘碩人之邁佳偶同藏其光不磨

處士李公墓誌銘

國子生南安李志輝將葬其父處士公詣黃生再拜
請銘而侍御黃君爲之狀余辱與李君游侍御君壻
於公况其言又足信也乃按狀序之曰公諱梯字冠
夫龍溪其別號也高祖廣齊曾祖珙祖溥銘父瀛代
有隱德李之先世有爲唐西北道安撫大使者曰大
亮封武陽公其徙于泉也自壽州叅軍弘弼始傳十
九世而生君酥君酥幼孤育于外祖因從其姓爲林
李氏之姓有復有弗復如故太守林公鉞今戶部員
外郎林君竒材南京刑部郎中李君載贄世澤未遠

家咸以宗盟相叙譜中有復姓解爲廣齊公所著者其世次犁然備也廣齊公任陝尚氣節自郡城徙居于南安之小郡山遂世爲南安人云處士公修幹通臂豐頰疎髯儀觀瑰偉望者懼焉嚴重之其爲人豪兀峻爽絕機械而耻言利當喪父時零丁孑立內外侮逆臻公處之晏如折剛以柔御曲以直卒之傍瞰眦睨者咸縮而讓矣居恒痛生事不逮父也事母甚恪嘉靖丙午春有流盜剽掠于里母顏氏傷焉公適寓郡城且痛且憤捐貲募關士扼盜所嚮擒獲數十人歸于官而致之辟歲大飢民待哺縣官者落磔不

給公出粟百餘石輸諸縣仍條上事宜報可行之諸鄉藉以全活者甚衆令苦賦弗均行覈田法而屬公爲耆正公挺身任勞履畝考則以定賦衆服其平無讟議焉公所爲多尚竒節有祖風然仗義飭行而軌之于正無有以任俠名之者公自幼好讀書業幾成矣竟以蚤孤棄去乃其論事可否琅琅聳聽尤邃於儒家言間嘗語侍御君曰天道忌完神道忌彰人道忌露物道忌華君子蓄之以爲發守之以爲通明也而晦居之才也而拙用之裕也而約出之天神人物之道所由以貞也嗟乎有味哉其言之也設令當年

畢所業與學士大夫共售於世其所措施可究竟哉
乃使之沉伏岩穴而修奇士之行則天實嗇之矣祖
祠宇淺狹弗稱公愀然視爲已責捐其分地併易地
拓建之不以錨髮諉其族人其族有貧弗克舉婚者
輒予田十餘畝助其聘娶之費蓋公之施於家者類
如此年未三十即自營墳壙作葬殮具或恠問曰何
急也公曰夫生死猶旦暮耳吾不能如莊生以天地
爲衾擲萬物爲賫送無徒勞子孫爲也公於生死之
際可謂達矣晚年奉例冠帶受益府引禮舍人日惟
引酌嘯咏陶然自適比疾革且歿頽淚濡濡下不能

禁也詢之後事一無所答惟目其母顏曰嗟天乎不
孝梯有母在而不能養也何以死哉繇此觀之公非
直豪尤人也然公有賢子足代公終亦可以死而無
憾矣公娶傅氏郎中浚之女生女一適龍源君襄繼
娶林氏吳氏子男二志輝廷灼俱吳出葬以萬曆二
年九月十三日墓在其邑三十都沈林公之原即公
所自營也銘曰儒家者流繩步矩趨弱弱株守爲古
之愚亦有俠士骯髒睚眦如驥汎駕或蹶及途公氣
倜儻砥行則儒弗忤於衆履坦于于有高者丘生也
所娛終焉永藏神守其都刻銘玄冥厥善匪誣

故鄉賓勿齋洪公墓誌銘

今吾郡稱甲族必屈指武榮洪氏其子弟多才其父兄峻督而勤勗之若穠菴之俟豐年也以故賢書踵接而簪纓閎閎燁焉稱崇余所知則勿齋公其一矣公諱庭秀字德鍾世居武榮之翁山曾祖純祖慎父質菴公宙俱隱德弗耀質菴公始徙居郡會以孝謹淳儉重義好禮聞于鄉溫陵廼知有洪氏矣質菴公有子五人長學博公庭芳次貳守公庭實次侍御公庭桂次即公又次則封給事公庭蘭公自幼力學刻勵弱冠補邑弟子員時諸昆斌斌宦藉組鞞相望公

耻冒游閒公子名益如澹攻苦督學使者試輒居高
等直謂凌厲青雲綴諸昆後耳無何以眼疾輟質菴
公慰之曰命也竇氏之芳蹤可常有哉且吾老矣不
有出者孰光門閥不有居者孰代家督爾爲吾持門
戶足矣公乃謝去巾衿寓意綜家務素彊敏有心計
畦畝賦役即毫釐圭撮一握算如指掌諸所擘畫咸
犁然節解窳批而又竣竣冲抑修萬石氏家風宗黨
中歛然有譽矣質菴公喜曰兒豈必盡纓組哉質菴
公歿公哀毀一如孺子慕時侍御公以迂當道歸伯
仲氏亦掛冠倦游公曰吾家用詩書顯而緒業未嘗

究厥緒者當屬後人乎遂旦夕課其子學延致師廣
館穀脯幣必腆群才僑子弟結文字社而黃生與焉
社日則臨視兀坐竟脫藁乃歸黃生偶思蹇不能竟
強就月色中竟之公戲黃生曰古所稱夜中暗書快
吏殆謂子耶惟子能終不爲子開焚膏例其儼飭如
此公性彊記蚤年所習書史每默誦輒數行下侍側
過庭餘暇或詰難或講解悉出自腹笥即朝夕捧頌
者謝弗如伯子上舍君遵教惕息無嬉惰矣猶時時
煩公訶譴聲同社生每課集聞公至必矍然動色焉
公課上舍君嚴甚至課仲子貳守君稍稍用寬和濟

之要在崇本實循槩獲一切技藝玩好綺豔奢靡之事不使交耳目其子姓斤斤束于正業公猶子舉進士者二與貳守而三伯子亦蜚聲詞囿廩于庠本公教也貳守君剖符信陽公馳書戒之曰吾耳聵足自給若弟刻志業而官恪守三事毋庸內顧爲已而貳守君以失上官意左遷公聞之無愠色弟寄聲慰曰直木防伐過也兒弟無改吾素以叔素愉自貳守君歷仕邊陲備嘗壯門大夫之苦饔飧交際時患乏絕公常橐已資佐之故貳守君得矢心冰蘖無墮清白聲比轉南昌公喜曰吾誦王子安滕王閣賦翩翩然

羽翼值之今當遂我壯遊願睹所謂落霞孤鶩齊飛
景象乎疾驅車往至則一登眺後扁坐邸中不復出
廉貳守君所爲佐南昌治狀又大喜曰孺子任爲吏
矣遂趣歸歸抵榕城而病抵家卒公剛果坦直或面
質人過靡所隱互然表裏映徹人服其高朗無怨言
處里黨中尤衡公議扶弱抑強至聞人困阨則爲傍
徨嗟嘆隨分拯給之家居勤本業時歛散事無纖鉅
俱親綜核隱然有競陰習勞意曾爲度田賦焦思布
筭凡經三易始定巧曆者無所設其奸一都賴以清
平晚年與二三親知結爲逸樂會歌觴永日高翔寥

廓非公事於郡邑無所造請邑令采輿論致為腊賓
再三懇重一應迺其課督諸子檢飭廬兒則靡一日
懈云公享年七十有三配黃氏司訓達女子男四長
有嚴國子生次有聲申戌進士任南昌府同知俱嫡
出有孚有濟側室郭出有嚴等卜以十六年十二月
十二日奉公柩葬于南安金坑山之陽先期謁黃生
請銘泣伏地不能起曰先君子課諸孤學屬望殷矣
乃迄今葬以士也不孝之罪其何所逃惟子銘之庶
藉以逭死乎黃生再三慰焉因為之銘曰抱不售之
才而施之家留不盡之享以貽後之人東海之門既

崇牛岡之塚方新樹茲楸擗埃彼恩綸逝者其怡愉
地下欲報之德者奚其戚戚而含辛